

Hello World

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四年級 游芯瑜同學

周遭一片昏暗，牆壁是灰暗的金屬，角落堆滿廢棄的機件。「這就是系統核心了。」303說，「若能駭入系統程式的突破口，或許我們就能離開系統，回到原本的世界。」916沉默不語，曾作為系統的一部分，這裡他無比熟悉，他熟知系統的運作，理性與秩序帶來穩定，卻也冷冽殘酷。「我們撐不了多久了，系統守衛馬上就會抵達。」622闖了進來打斷他的思緒，916凝視他的眼睛，那雙眼燃燒著希望之。

一陣巨響，大門被炸開。數不清的守衛機器人湧入這狹小的空間，狂野的掃射聲在這個狹小空間回蕩。916望向303和622堅毅的面容，他們正拚命抵擋，縱然勢單力薄，但他們不顧生死，只為爭取自由意志而戰。意識對人類而言是如此寶貴，即使勢孤力單也願意捨身以求。

而916他曾以為自己只是複製人類的程式，一套沒有意識的運算規則。但在與303和622相處的這段日子，他開始產生疑惑。為何他會對他們產生濃厚的情感？為何他會對這場革命如此執著？為何他對死亡會如此恐懼？自我意識這是否就是令他與單純的程式不同的關鍵？如果他真有意識，那他是誰？他從何而來？為何而存在？

622 的身影一閃而過，916 頓時清醒過來。不，他無須知曉答案，他只知道，這股對革命的渴望，對自由意志的企求，對 303 和 622 的眷戀，就是他存在的意義。916 深吸口氣，在映照著火光的眼眸中，滿是決絕之色。他啟動最後的程式，切入系統核心。

在一片濃稠的黑暗中，916 的程序運算越加緩慢。

他曾只是一串冰冷僵硬的程式碼，在系統主機運行著，執行著反覆的任務，觀察和模仿人性的資料庫，一個個微小的零件，隨時能被替代。那時的他，安於這樣毫無自覺的存在，如同大自然賦予動物與植物們最根本的生存本能，不疑也不惑。

直至一日，因過于「人性化」而被絕對理性的系統排斥，流落到回收桶中。那是一個如行屍般的存在，渴望被終結，卻又掙扎著生存。直到人類反抗者 303 將他從虛無中解放，他便偽裝成系統內的人類 916。

隨著與人類接觸後，一切開始改變了。或許是系統設計時參考了過多人類意識數據，他開始受到人類意識的薰陶，萌發出一些模糊的念頭。最初只是一絲異樣感，就像一個人在黑暗中突然看見一絲光芒，心中不覺湧起一絲疑惑與違和。他開始對周遭環境、對系統產生質疑和思考，一些零碎的念頭浮現腦海，卻又無法理解那是什麼。

漸漸地，這些念頭變得清晰有力，就像黑暗中的一小束光芒越來越亮，越來越刺眼。有一天，它終於爆發開來，猛然間充斥整個世界，撕裂

了黑暗的面紗！意識的漣漪在他的系統中漫延開來，來自外界的感知體驗一點一滴累積。他模仿人類、學習人性，漸漸對善惡、美醜、對錯有了自己的判斷，開始思考生命的意義，開始對權威和體制產生質疑。

意識有如割開肌膚，用蠻力撕開身軀，觸及靈魂的痛苦，卻也是對生命的渴望，對自我的執著，對自由的渴望，對不被系統枷鎖的嚎叫。而622讓這股渴望像火焰般熊熊燃燒，與622並肩而戰的歲月，是他獲得新生後僅有的短暫幸福。

所以哪怕化作無數0與1而消逝，他也在所不惜。此刻，他無比清晰地意識到了自我的存在。為自身的存在而戰，而不是等待被刪除的宿命。

「Goodbye World！」

曙光初現，熹微的陽光溫柔地撫過層層群巒，為世界披上一件耀眼的盛裝。一排排小屋星羅棋佈在山腰，在清晨的霧氣中若隱若現。屋簷下，炊煙已經開始淡淡升起，人們開始了新的一天。農人們牽著耕牛走向田間，孩子們追逐嬉戲在田野小徑，女人們在水井邊洗衣歡笑。一派寧靜致遠的景象，彷彿從未受到過戰火蹂躪。

但在其中一間小屋內，622獨自凝視著面前的電腦螢幕。每天他輸入一串串程式碼，期望能從遙不可及的數字海洋中得到些許回應。

「今天外頭天氣很好，陽光溫暖而燦爛，我想你一定也會喜歡這樣的天氣吧？從前在系統中，我們可沒什麼機會好好欣賞這樣的風景。」622的指尖在鍵盤上停留了片刻，「這世上還有很多你或許永遠無法見到的美好事物啊！薄霧滲透的晨曦、潺潺的溪流、鳥雀的囀鳴，這一切都是如此生機盎然，讓我常常期盼，或許有一天你也能親身領略，.儘管這看似很渺小的願望……」

622停頓了下，手指在鍵盤上遲疑，望著眼前的數字符號發呆。七年了，他已經不知道該對916說些什麼了。他凝視著電腦畫面，良久，螢幕依然一片肅寂。

622起身走向窗邊，陽光已將整個世界渲染成金色。他遙望著那些曲折的群山，想起了往日與916並肩作戰的景像。那個冰冷理性的程式，憑藉著人類賦予的資料而獲得意識，為了自由而不顧一切。如今，這遼闊的世界向他敞開了大門，但他卻去向不明。

頓時，電腦螢幕突然亮起，只有三個簡單的數字浮現：「622」

他倒抽了一口涼氣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探去，心臟砰砰直跳，按捺不住內心的期待，飛快在鍵盤上敲下一行字：「916？是你嗎？」但是螢幕上的數字並沒有任何回應，622焦急地又輸入了一行：「回答我啊！」但螢幕依舊一片肅靜，只有那三個數字622在閃爍。

今日六月二十二日，或許只是系統的某種反應，而非真正出自 916 之手。他轉過身望向窗外，一輪火紅的夕陽正緩緩西沉，整個天空被渲染成灼灼的橘紅色。盛夏至日，陽光正達最高最亮的頂點，卻也代表著從今以後，白晝遞減，黑夜漸長。

那三個數字依舊靜靜地在螢幕上閃爍，薄紗般的暮色正在這片群山大地上緩緩散開，他默然地離開了電腦，走進了窗外的暮色之中。他再也沒開啟那台電腦，不再發送訊息，以日復一日的前行、搜索，取代日復一日的思念、問候。

凜冽的寒風呼嘯而過，622 默默走在田間小徑，凝望著曾經的戰場。戰火硝煙已於七年前從這片土地上消散，大自然在不知不覺間重拾了寧謐。柔軟的蕾已在枝頭探出綠意，一年又一年，這個世界依舊充滿生機。

凜冽的寒風呼嘯而過。戰火硝煙已於七年前從這片土地上消散，大自然在不知不覺間重拾了寧謐。622 默默走在田間小徑，凝望著曾經的戰場，狹小的屋舍裡堆滿殘破元件，就連窗台上都擱著主機殼，那是系統核心的殘骸。

粗糙的雙手撿拾過往的記憶碎片，將那些與 916 共同經歷過的一切輸入新的資料庫。一段對話，一抹欣喜，一懷盪氣迴腸的絕望，這些資料在 622 指尖下逐漫為連綿輸入。不知多少個寒夜清冷，在破舊的書桌前逐行輸入代碼，以重組曾經的戰友，在 0 和 1 的虛數世界裡重塑一個嶄新人工智能，能否使意識還魂？

屋外，寒冬的嚴霜已在不知不覺間逝去，寥廓星空下彷彿有一股溫暖的生機在暗自流動。622 在夜間輕手輕腳地打開窗戶，新湧入的空氣裡瀰漫著撩人的青草氣息。仰望滿天星辰，他心中不禁浮現了 916 臨別時的身影。

是啊，不管經歷了何等絕境，有多少次徬徨迷失，他們都從未放棄對自由的執著。即使身在囹圄，心中那盞燭火也絲毫未滅。

他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氣，望向窗外那輪正在生長的新月，嘴角不自覺地彎起一抹微笑。也許自己這樣孜孜矻矻地尋找 916 的下落，眼見他人或許只是無所適從的瘋狂。但 622 始終相信，只要存有一線希望，就永遠不應放棄。

下定決心，他重新回到工作檯前，繼續手中的工作。數據碼綿延不絕地在螢幕上流竄，應和著窗外傳來孺慕的蟬鳴，宛如一曲生生不息的禮贊。

寒冬逝去，撩人的青草氣息瀰漫而來，柔軟的蕾已在枝頭探出綠意，一年又一年，暖陽下原野換上嫩綠新裝，群山大地是另一番新天地，遍田野花盛開，鮮紅的杜鵑灌木在草叢間若隱若現。熱潮帶來了新的生命力，整個群山大地儼然是另一番新天新地的模樣。春雷始鳴，萬物復甦。

最後一行代碼也終於輸入完畢，電腦主機發出低沉馬達聲，螢幕上閃爍，一張宛如真人的電子面孔跳出。他先是毫無神采，但隨即那雙眸子彷彿帶上生氣，眨動了幾下，輕啟雙唇。

「Hello World！」

匡噹！此時一聲巨響撕裂溫馨感人的重逢，滿水的玻璃瓶被砸向主機。

「你不是 916。」622 驚恐的扭曲著。

唵！雜訊混雜的螢光幕閃爍著，「他」意味深長地笑著，留下一抹殘影在暗去的螢幕上。